

事景情理的寫作藝術

從柳宗元〈始得西山宴遊記〉及范仲淹〈岳陽樓記〉說起

招祥麒編

一篇作品的內容本質，離不開「事」、「景」、「情」、「理」四元素。凡遇說理的，重乎分析；凡遇抒情的，重乎感受；凡遇記事的，須求其因果；凡遇寫景的，則務於欣賞。當然並不是任何作品都包涵四者，但可以肯定地說，沒有「理境」、「理趣」的作品不可能到達文學的最高境界。

以下試以柳宗元〈始得西山宴遊記〉及范仲淹〈岳陽樓記〉為證。

〈始得西山宴遊記〉

柳宗元

一、作者簡介

柳宗元(公元 773 年-819 年)，字子厚，河東解縣(今山西永濟)人，世稱柳河東。少有才名。德宗(李适，公元 742 年-805 年)貞元九年(公元 793 年)二十一歲，進士及第。旋守父喪，丁憂在家。貞元十四年(公元 798 年)二十六歲，博學鴻詞科中榜，授集賢殿書院正字。

貞元二十一年(公元 805 年)，德宗崩。順宗(李誦，公元 761 年-806 年)即位，改元永貞。順宗病重，不能親政；重用王伾(公元?年-806 年)、王叔文(公元 753 年-806 年)。叔文又起用柳宗元、劉禹錫(公元 772 年-842 年)、韓泰(生卒年不詳)等推行革新。史稱「永貞革新」。新政剷削方鎮、宦官，遂群起而攻。永貞元年(公元 805 年)八月，順宗禪位太子，史稱「永貞內禪」，是為憲宗(李純〔公元 778 年-820 年〕)。憲宗即位不久，即打擊王黨。王叔文貶渝州司戶(今四川重慶)，旋被賜死；王伾亦貶開州司馬(今四川開縣)。前後一百八十天，「永貞革新」告終。王黨八人同時被貶，柳宗元貶永州司馬(今湖南永州)、劉禹錫貶郎州司馬(今湖南常德)，史稱「八司馬」。柳宗元在永州長達十年，母親去世，政治失意，身體日衰，遂沈潛於讀書，寄情於山水。集中五百四十多篇詩文，即有三百一十七篇作於永州，《永州八記》即此時之作。

憲宗元和十年(公元 815 年)正月，下詔回京。因武元衡(公元 758 年-815 年)故，又不復重用。三月，再貶柳州刺史(今廣西柳州)，劉禹錫貶播州刺史(今貴州遵義)。柳上書以劉上有高堂，未便到任，願請與易，事稱「以柳易播」。後劉禹錫改遷連州刺史(今廣東連州)。元和十四年(公元 819 年)，大赦召還。十一月初八，詔書仍未至，柳宗元病逝柳州，終年四十七歲。韓愈(公元 768 年

-824年)撰〈柳子厚墓誌銘〉¹，劉禹錫寫祭文²，並輯錄其集。劉禹錫輯本，早已散佚。後來《柳集》，版本眾多而繁雜。宋元以來，善本多達二十餘種，世傳者為四十五卷本。

柳宗元是唐代傑出的散文家和詩人，也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。散文與韓愈齊名，詩與韋應物(公元737年-792年)並稱。他的散文，長於政論、寓言和山水遊記，立意清新，章法嚴謹，語言精練。詩歌方面，古體大多語淡情深，近體則婉轉曲折，形象清新優美。蘇軾(公元1037年-1101年)說柳詩「似淡而實美」(《東坡題跋·評韓柳詩》)，「發纖穠於簡古，寄至味於淡泊」(《書黃子思詩集後》)，評價恰當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韓愈〈柳子厚墓誌銘〉(節錄)：「子厚少精敏，無不通達。逮其父時，雖少年，已自成人，能取進士第，嶄然見頭角。衆謂柳氏有子矣。其後以博學宏詞，授集賢殿正字。俊傑廉悍，議論證據今古，出入經史百子，踔厲風發，率常屈其座人。名聲大振，一時皆慕與之交。諸公要人，爭欲令出我門下，交口薦譽之。貞元十九年，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。順宗即位，拜禮部員外郎。遇用事者得罪，例出為刺史。未至，又例貶永州司馬。居閒，益自刻苦，務記覽，為詞章，汜濫停蓄，為深博無涯涘。而自肆於山水間。元和中，嘗例召至京師；又偕出為刺史，而子厚得柳州。既至，嘆曰：『是豈不足為政邪？』因其土俗，為設教禁，州人順賴。其俗以男女質錢，約不時贖，子本相侔，則沒為奴婢。子厚與設方計，悉令贖歸。其尤貧力不能者，令書其傭，足相當，則使歸其質。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，比一歲，免而歸者且千人。衡湘以南為進士者，皆以子厚為師，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，悉有法度可觀。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，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，當詣播州。子厚泣曰：『播州非人所居，而夢得親在堂，吾不忍夢得之窮，無辭以白其大人；且萬無母子俱往理。』請於朝，將拜疏，願以柳易播，雖重得罪，死不恨。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，夢得於是改刺連州。嗚呼！士窮乃見節義。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，酒食遊戲相徵逐，詡詡強笑語以相取，握手出肺肝相示，指天日涕泣，誓生死不相背負，真若可信；一旦臨小利害，僅如毛髮比，反眼若不相識。落陷穽，不一引手救，反擠之，又下石焉者，皆是也。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，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。聞子厚之風，亦可以少愧矣。子厚前時少年，勇於為人，不自貴重顧籍，謂功業可立就，故坐廢退。既退，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，故卒死於窮裔。材不為世用，道不行於時也。使子厚在臺省時，自持其身，已能如司馬刺史時，亦自不斥；斥時，有人力能舉之，且必復用不窮。然子厚斥不久，窮不極，雖有出於人，其文學辭章，必不能自力，以致必傳於後如今，無疑也。雖使子厚得所願，為將相於一時，以彼易此，孰得孰失，必有能辨之者。」

² 劉禹錫〈祭柳員外文〉：「維元和十五年，歲次庚子，正月戊戌朔日，孤子劉禹錫銜哀扶力，謹遣所使黃孟萇具清酌庶羞之奠，敬祭於亡友柳君之靈。嗚呼子厚！我有一言，君其聞否？惟君平昔，聰明絕人。今雖化去，夫豈無物？意君所死，乃形質耳。魂氣何託，聽予哀辭。」

嗚呼痛哉！嗟予不天，甫遭閔凶。未離所部，三使來吊。憂我衰病，諭以苦言。情深禮至，款密重複。期以中路，更申願言。途次衡陽，云有柳使。謂復前約，忽承訃書。驚號大叫，如得狂病。良久問故，百哀攻中。涕洟迸落，魂魄震越。伸紙窮竟，得君遺書。絕弦之音，淒愴徹骨。初託遺嗣，知其不孤。末言歸輅，從祔先域。凡此數事，職在吾徒。永言素交，索居多遠。鄂渚差近，表臣分深。想其聞訃，必勇於義。已命所使，持書徑行。友道尚終，當必加厚。退之承命，改牧宜陽。亦馳一函，候於便道。勒石垂後，屬於伊人。安平宣英，會有還使。悉已如禮，形於其書。嗚呼子厚！此是何事？朋友凋落，從古所悲，不圖此言，乃為君發，自君失意，沉伏遠郡，近遇國土，方伸眉頭，亦見遺草，恭辭舊府。志氣相感，必逾常倫。顧予負斃，營奉方重。猶冀前路，望君銘旌。古之達人，朋友則服。今有所厭，其禮莫申。朝晡臨後，出就別次。南望桂水，哭我故人。孰云宿草，此慟何極！嗚呼子厚！卿真死矣。終我此生，無相見矣。何人不達？使君終否。何人不老？使君夭死。皇天后土，胡寧忍此？知悲無益，奈恨無已。君之不聞，予心不理。含酸執筆，輒復中止。誓使周六，同於己子。魂兮來思，知我深旨。嗚呼哀哉！尚饗。」

柳宗元於元和元年（公元 806 年）貶至永州。借山水之景色，澆胸中塊壘。《新唐書·列傳第九十三》柳本傳曰：「既竄斥，地又荒蕪，因自放山澤間，其堙厄感鬱，一寓諸文。」山林臯壤，實文思之奧府；況乃心有鬱結，能無作乎？於是屢遊屢記，記遊八篇，即所謂「永州八記」也。前四篇寫於元和四年（公元 809 年）秋，遊西山後之作；後四篇則是元和七年（公元 812 年）秋，遊袁家渴、石渠、石澗、小石城山後作。本篇居八記之首，記尋得西山勝景始末，為以後數記張本。〈小石城山記〉置末，為前記作總結。

西山，位於永州城西，高僅 168 米，較之永州內超過 1500 米高的 30 座高山，實在小巫見大巫。然而柳宗元登上西山，感慨平生，興懷寄寓，以日游與神遊結合、寫實與寫意並用的方法，遂成千古奇文。茅坤（公元 1512 年-1601 年）《唐宋八大家文鈔·柳州文鈔》曰：「五嶺以南，多名山削壁，清泉怪石，子厚與山川適兩相遭，非子厚之困且久，不能以搜巖穴之奇，非巖穴之怪且幽，亦無以發子厚之文。」人以地靈，地以人傳，此實詩人不幸而西山有幸矣。

三、文本探究

自余為僇人³，居是州⁴，恆惴慄⁵。其隙⁶也，則施施而行⁷，漫漫⁸而遊。日與其徒⁹上高山，入深林，窮迴谿¹⁰，幽泉怪石，無遠不到。到則披草¹¹而坐，傾壺而醉。醉則更相枕¹²以臥，臥而夢。意有

³僇人：僇：古戮字。《廣雅》曰：「戮，辜也。」辜，古「罪」字。僇人，即僇民，避唐太宗（李世民〔公元 598 年-649 年〕）諱改。《莊子·大宗師》曰：「孔子曰：『丘，天之戮民也。』」柳宗元貶官永州，故以此自謂也。

⁴是州：這個州，指永州。

⁵恆惴慄：恆，常也。惴慄：恐懼、戰慄。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趙岐（約公元 108 年-201 年）注曰：「惴，懼也。」《廣雅·釋訓》曰：「慄慄，懼也。」《詩經·秦風·黃鳥》曰：「惴惴其慄。」

⁶隙：空閒時也。

⁷施施：徐行貌。《詩經·丘中有麻》曰：「將其來施施。」鄭玄箋曰：「施施，舒行，伺閒獨來之貌。」施施，或解作喜悅自得之貌，《孟子·離婁下》：「而良人未之知也，施施從外來，驕其妻妾。」

⁸漫漫：不經意也。《後漢書·仲長統傳》李賢（公元 654 年-684 年）注曰：「漫漫猶縱逸也。」

⁹徒：同志、同伴。《廣韻》曰：「黨也。」張衡（公元 78 年-139 年）〈思玄賦〉曰：「朋精粹而為徒。」

¹⁰窮迴溪：窮，盡也。迴，迂迴曲折貌。即王維（公元 701 年-761 年）所謂「行到水窮處」。

¹¹披草：披，分開。《左傳·成公十八年》曰：「而披其地。」杜預注曰：「猶分也。」披草，撥開草叢。陶潛〈歸園田居〉其二：「時復墟曲中，披草共來往。」

¹²相枕：枕，以頭枕物。相枕，互相以為枕也。

所極，夢亦同趣¹³。覺而起，起而歸。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，皆我有也，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。

今年¹⁴九月二十八日，因坐法華西亭¹⁵，望西山，始指異¹⁶之。遂命僕過湘江¹⁷，緣染溪¹⁸，斫榛莽¹⁹，焚茅茷²⁰，窮山之高而止²¹。攀援而登，箕踞而遨²²，則凡數州之土壤²³，皆在衽席²⁴之下。其高下之勢，呀然窪然²⁵，若垤若穴²⁶，尺寸千里²⁷，攢蹙累積²⁸，莫得遯

¹³ 「意有所極」二句：極，至，嚮往。趣，同「趨」，往。二句謂心裏嚮往的境界，夢亦同往。

¹⁴今年：指元和四年(公元 809 年)。

¹⁵法華西亭：《輿地紀勝》曰：「西亭在零陵之法華寺。」永州法華寺西之亭，柳宗元所建。〈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〉曰：「余時謫為州司馬，官外乎常員，而心得無事。乃取官之祿秩，以為其亭，其高且廣，蓋方丈者二焉。」

¹⁶指異：指，指點。異，覺得奇異。

¹⁷湘江：《元和郡縣志》曰：「永州零陵縣，湘水經州西十餘里。」

¹⁸緣染溪：緣，沿也。染溪，又名冉溪。在今湖南零陵縣西，為瀟水支流。《輿地紀勝》曰：「永州：愚溪在州西一里，水色藍，謂之染水。或曰冉氏嘗閤於此，故名冉溪，又曰染溪。柳子厚更名曰愚溪。」

¹⁹斫榛莽：斫，砍伐。榛莽，雜亂叢生之木。榛，《淮南子·原道篇》高誘(東漢人，生卒年不詳)注曰：「叢木曰榛。」莽，《說文》曰：「𦵏，眾草也。經傳皆以莽為之。」

²⁰茅茷：茷，草葉茂盛貌。《左傳·僖公二十八年》杜預(公元 222 年-285 年)注曰：「茷，草葉多也。」茅茷，茂密之茅草。

²¹窮山之高而止：一直砍伐、焚燒到山的最高處才停止。

²²箕踞而遨：古人坐姿是跪。箕踞，輕慢、不拘禮節之坐姿。即是隨意張開雙腳而坐，形如簸箕。《莊子·至樂》：「莊子妻死，惠子弔之，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。」成玄英(唐人，生卒年不詳)《疏》曰：「箕踞者，垂兩腳如簸箕形也。」遨，遊也。此作觀賞解。意謂隨意而坐，遊目四盼。

²³土壤：土地。

²⁴衽席：坐席。《禮記·曲禮》鄭玄(公元 127 年-200 年)注曰：「衽，卧席也。」

²⁵呀然窪然：呀：同訝，深谷大空貌。《玉篇》曰：「豁訝，山深之狀。」窪，山谷深凹貌。《說文》曰：「洼，深地也。」此言居山頂俯瞰，則平原大地如山坳之深廣。

²⁶若垤若穴：垤，蟻穴外的小土堆。「若垤」承「呀然」，「若穴」承「窪然」。

²⁷尺寸千里：眼前尺寸之間，實則相隔千里之遙。

²⁸攢蹙累積：攢：聚集。蹙：緊迫。累：堆疊。積，積聚。形容山勢之緊迫族聚，層疊堆積。全句謂千里以內的景物聚攏在一起。

隱²⁹。縈青繚白³⁰，外與天際³¹，四望如一³²。然後知是山之特立³³，不與培塿³⁴為類。悠悠乎與颢氣³⁵俱，而莫得其涯；洋洋³⁶乎與造物者遊³⁷，而不知其所窮。引觴滿酌，頽然³⁸就醉，不知日之入。蒼然暮色³⁹，自遠而至，至無所見，而猶不欲歸。心凝形釋⁴⁰，與萬化冥合⁴¹。然後知吾嚮⁴²之未始⁴³遊，遊於是乎始。故為之文以志⁴⁴。是歲元和四年也。

三、賞析重點

本文立意布局，都緊扣文題「始得」二字。「始」，開始。「得」，原義獲得，引申為發現。「始得」可能有三個意思：一、這篇遊記是「永州八記」的第一篇，所以「始得」作為八篇的開頭。表達了第一次尋訪到永州山水之美的意思；二、更重要的在於作者遊覽永州並不是從遊西山開始的。在遊西山之前，他曾經

²⁹遯隱：同「遁」，隱藏。

³⁰縈青繚白：縈，圍繞。青，指山。繚，環繞。白，指水。全句謂青山縈回，白水繚繞。為了突出「縈」、「繚」景象，柳宗元有意把主謂式（「青縈白繚」）變成動賓式（「縈青繚白」）。

³¹際：用作動詞，交接，會合。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高誘注曰：「際，合也。」

³²四望如一：四面望去都是一樣的景象。

³³特立：卓越突出。

³⁴培塿：培塿，小丘也。培塿：○粵 [培柳]，[bau6lau5]；亦作○粵 [陪柳]，[pei4lau5]，培塿，又作部婁。《左傳·襄公二十四年》曰：「子太叔曰：部婁無松柏。」杜預注曰：「部婁，小阜也。」《文選·魏都賦》李善（公元 630 年-689 年）注引作「培塿」。《方言》曰：「冢，秦晉之間或謂之培，自關而東謂之丘，小者謂之塿。」郭璞（公元 276 年-324 年）注曰：「培塿，亦堆高之貌。」

³⁵颢氣：颢，通昊。《漢書·律曆志上》顏師古（公元 581 年-645 年）注曰：「昊天，言天氣廣大也。」又《漢書·司馬相如傳下》載司馬相如（約公元前 179 年-前 117 年）《封禪書》曰：「自顛穹生民。」顏師古注曰：「顛，言氣顛汗也。」

³⁶洋洋：廣大無涯貌。《詩經·衡門》毛傳曰：「洋洋，廣大也。」

³⁷與造物者遊：《莊子·大宗師》曰：「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，而遊乎天地之一氣。」又《天下篇》曰：「上與造物者遊。」意謂與天地合而為一也。

³⁸頽然：倒下，酒醉貌。

³⁹蒼然暮色：蒼，深青色。言暮色之深沈也。

⁴⁰心凝形釋：凝，聚也。心凝，心神凝聚貌。釋，放也。形釋，形體不受拘束。

⁴¹萬化冥合：萬化，萬物。冥合，暗合。

⁴²嚮：嚮，同向。從前，過往。

⁴³未始：不曾。

⁴⁴志：記也。

到過一些地方，並且也寫過一些記遊的文章。如遊西山之前，他曾遊過「法華寺」，並發動在那裏建造了一個西亭，還寫了一篇〈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〉。但柳宗元覺得只有在遊覽了西山之後，他才算真正的發現了永州山水的特別之處。並且在遊覽過程中，獲得了一種獨特的感受。這種感受是他過去遊覽的時候，從來沒有的，給他非常深刻的印象。所以他就把遊覽西山看成是遊覽永州山水的真正起點。那麼「始得」這兩個字就非常鄭重的標明遊覽西山以前的和這次遊覽西山的分界；三、從心境上看，此遊破解了作者被貶永州後「恒惴慄」的心情，取得了「心凝形釋，與萬化冥合」的感受；從遊覽本身看，這之前，因心境鬱悶，出遊並無太多樂趣，從這兒才開始真正的遊覽。

柳宗元貶謫到永州之後，並未擺脫「罪謗交積，群疑當道」的處境，原先相識的故舊大臣都不敢與之通音問，孤身待罪南荒，時時擔心進一步的政治迫害，心情一直很苦悶。元和四年（公元 809 年），突然接到父親的故交、時任京兆尹的許孟容（公元 743 年-818 年）來信，受到莫大的鼓舞。使他萌發出「復起為人」的希望。這一年，他修建了法華寺西亭，也在這一年，他開始了不同往昔的遊覽山水活動，發現了一處又一處的自然勝景，寫下了一篇又一篇的山水遊記。〈始得西山宴遊記〉就是柳宗元這一思想歷程的生動寫照，也是他自覺探求自然美的發端之作。

文章首段寫在永州遊山的心情及對西山的總評：怪特。作者自稱為「僂人」，並以「恆惴慄」三字表達自己被貶後的心情，既抑鬱苦悶，又擔心會一再遭受政治迫害，於是藉遊山玩水以排解內心的憂憤，消磨時日。「施施而行，漫漫而遊」，既表明作者隨意漫遊，又反映他的無所事事。作者於公務之暇，便結伴遊山，日子一久，幾走遍了永州名勝。「至則披草而坐……起而歸」一節，寫出作者隨意而遊，一醉方休的心態，突顯其內心的苦悶和行動的無聊。「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，皆我有也，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」數句，承上啟下，巧妙而自然地把文章引入「始得西山宴遊」的主題。

第二段正面描寫發現西山，宴遊西山的情景和感受。先記敘始得西山的時間、地點和經過。「始指異之」，既以「始」展開，而「異之」又與上文「怪特」相呼應。由於受西山之「異」吸引，於是命僕人帶路，沿途斫莽焚茅，直到山的最高處而止。這種果斷的行動，與昔日漫無目的「施施而行」大異其趣。居高臨下，數州的土壤皆在其下。「岌然洼然，若垤若穴」二句，反襯西山之高；又用「尺千」與「千里」構成強烈的對照，千里範圍的景物，都聚攏在眼底，仿如在尺寸之幅內。「外與天際，四望如一」，有了這種體驗，然後始知西山之特立，一覽眾山小了。面對如此奇特的景象，一種從未有過的感受油然而生：「悠悠乎與顛氣俱，而莫得其涯；洋洋乎與造物者遊，而不知其所窮。」繼而「心凝形釋，與萬化冥合」，達到忘我的境界。「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，遊於是乎始」，連用二「始」字，反復強調宴遊西山是個新的開始，作者發現了永州山水的自然美，並從中獲得豁然開朗的感悟。

總觀全文，作者是以一個「始」字貫串始終的。題目叫〈始得西山宴遊記〉，以「始」標其題。第一大段寫「未始知」兩山之前的景況，以「始」劃分界線。第二大段寫發現西山，用「始指異之」；遊賞了西山，說「然後知吾向之未始遊，遊於是乎始」，這用兩個「始」字作結。可見這個「始」字，是文眼所在，至關重要。作者處處提醒，反復強調，宴遊西山是一個嶄新的開始。從這一次開始，他真正發現了永州山水的自然美，並從自然美的追求中獲得了豁然開朗的境界，使他精神上有了寄託，思想上得到解放。這是謫居永州以來從來沒有過的。正因為如此，西山宴遊，才是作者真正遊覽永州山水的一個新起點，也是他思想、創作歷程的一個轉折點。為了寫好這個新起點，作者慘淡經營，運用多樣藝術手法：

1. 結構精妙，轉折自然：

本文先概述平日遊覽諸山之勝，然後筆鋒一轉，接寫西山的宴遊，既是昔日遊遍諸山的延續，又是新的宴遊的開始。文章緊扣「始得」二字，前後照應，轉折自然。

2. 互相襯托，對比鮮明：

文章以永州眾山來襯托西山，突出它的「特立」。又寫初遊眾山，尚懷被貶後的鬱結之情，及遊西山，感受到與大自然冥合，心境豁然開朗，對比強烈。

3. 頂真迴環，敘事連貫：

文中「無遠不到。到則披草而坐，傾壺而醉。醉則更相枕以臥，臥而夢。意有所極，夢亦同趣。覺而起，起而歸」一節，運用頂真手法，刻畫遊山過程及意趣，上下連貫，同時又交代出之前一連串遊山活動的持續性，產生循環連貫的效果。

4. 寄情於景，託物言志：

本文寫景敘事，都含有豐富的感情色彩。如寫西山的「特立」，正是作者蔑視世俗，遺世獨立的寫照。又如寫西山之壯麗而無人賞識，寄喻個人的懷才莫遇，皆是。在柳宗元眼中，究竟西山與他有何相似之處，而令他「寄情於景，託物言志」呢？吳燕燕〈遊之樂還是謫之悲？—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主旨探尋〉有很好的分析：「一是同病相憐：西山如此高峻卻人跡罕至，一如作者有高才而被放逐。『過湘江，緣染溪，斫榛莽，焚茅茷，窮山之高而止』流露出作者的急切和不甘。二是惺惺相惜：西山不被人賞識卻依然傲然挺立，一如作者慘遭貶謫而依然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；『是山之特立，不與培塿為類』流露出作者的欣賞和自傲。三是寵辱偕忘：登高望遠，自身的這點遭際在廣袤的天地之間根本算不了什麼；『與顛氣俱』，『與造物者遊』，『與萬化冥合』，他沉浸在自然景象與自我的妙合

之中，物我交融，從而兩忘。」⁴⁵

五、彙評

(1)〔清〕林雲銘（生卒年不詳）《古文析義》：「全在『始得』二字著筆。語語指劃如畫。千載以下，讀之如置身於其際。非得遊中三昧，不能道隻字。」

(2)〔清〕何焯（公元 1661 年-1722 年）《義門讀書記》：「中多寓言，不惟寫物之工。『傾壺而醉』，帶出『宴』字。『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』，反呼『始』字。『始指異之』，虛領『始』字。『蒼然暮色』三句，『始』字神理。『心凝形釋』，破『惴慄』。『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』二句，上句帶前一段，下句正收『始』字。」

(3)〔清〕沈德潛（公元 1673 年-1769 年）《唐宋八家文讀本》：「從『始得』字著意，人皆知之。蒼勁秀削，一歸元化，人巧既盡，渾然天工矣。此篇領起後諸小記。」

(4)〔清〕浦起龍（公元 1679 年-1762 年）《古文眉詮》：「『始得』有驚喜意，得而宴遊，且有快足意，此扼題眼法也。」

(5)〔近代〕林紓（公元 1852 年-1924 年）《古文辭類纂選本》：「此篇極寫山之狀態，細按似屬悔過之言。子厚負其才，急欲自見，故失身而黨叔文。既為僂人，以山水放，何必『惴慄』？知『惴慄』，則知過矣……未始知山，即未始知『道』也，斫莽焚茅，除舊染之汙也。窮山之高，造『道』深也。然後知山之特出，即知『道』之不凡也。不與培塿為類，是知『道』後遠去羣小也。悠悠者，知『道』之無涯也。洋洋者，抱『道』之真體也。無所見猶不欲歸，知『道』之可樂，恨已往之未見也。於是乎始，自明其投足之正……全是描寫山水，點眼處在『惴慄』、『其隙』四字，此雖鄙人臆斷，然亦不能無似。」

六、文章並讀

柳宗元〈與崔策登西山〉⁴⁶

⁴⁵吳燕燕〈遊之樂還是謫之悲？——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主旨探尋〉，《語文教學與研究》，2016 年 7 期，頁 77。

⁴⁶這是一首送贈給崔策（生卒年不詳）的詩，寫於元和七年（公元 812 年）秋，與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是姊妹篇。一詩一文情懷相似，憂思相同，而且都未具體描寫山的景色，而是發登臨後幽古之思情。刻畫了一個執著追求而又窘迫無奈的憂愁苦悶的自我形象。詩以離騷手法，憑豐富的想像、跳躍著的情感，顯理念與期盼之光，抒悲憤和無奈之情。崔策：字子符，子厚妹婿，崔簡之弟。

鶴鳴楚山靜，露白秋江曉⁴⁷。連袂度危橋，縈回出林杪⁴⁸。西岑極遠目，毫末皆可了。重疊九疑高，微茫洞庭小。迴窮兩儀際⁴⁹，高出萬象⁵⁰表。馳景泛頽波⁵¹，遙風遞寒筱⁵²。謫居安所習，稍厭從紛擾。生同胥靡⁵³遺，壽比彭鏗夭⁵⁴。蹇連困顛踣⁵⁵，愚蒙怯幽眇⁵⁶。非令親愛疏，誰使心神悄⁵⁷。偶茲遁山水，得以觀魚鳥。吾子幸淹留，緩我愁腸繞。

【語譯】

南國的群山格外幽靜，高飛的白鶴聲聲長鳴；深秋的湘江，晶瑩的霜花將晨光結凝。我們攜手渡過殘破的木橋，曲曲折折爬到了高過所有樹尖的山頭。站在西嶺上放眼遠望，宇宙間一絲一毫眼底盡收。重重疊疊的山峰啊九疑最高，隱約迷茫的洞庭啊顯得微渺。放眼眺望遼闊的天地間，這裡高出宇宙間一切物象的外表。奔馳似的美景飄浮在北流的湘水上，迢遙的長風掠過寒礮的竹梢。遭謫貶還能有什麼事可做，已漸厭倦了終日的紛紛擾擾。活著似奴隸被拋棄在南荒，等於把生命夭折在滿肚皮苦水裡。跛腳的驢子怕的是受困撲倒，愚蠢和蒙昧怕的是深妙精微。不是讓深深愛過的人疏遠，誰能讓人這般心悲神淒。讓我們雙雙徜徉在青山綠水之間，看水底魚兒游天上鳥兒飛。幸好你留在我的身邊，舒緩了我心中的愁結腸回。

⁴⁷ 鶴鳴二句：謂不眠待曉，天亮而出遊。鶴鳴：語出《易·中孚》「鶴鳴在陰，其子和之，我有好爵，吾與爾靡之。」原文意為白鶴在山北鳴叫，小白鶴們唱和著。「我有好的雀兒（爵邊雀），我和你們來享受它（靡，奢侈，引申為享受）。」詩中既寫實又借意。江，指湘江。

⁴⁸ 杪：樹的末梢。

⁴⁹ 迴窮：極盡很遠很遠的地方。迴，遠；窮，盡。兩儀：古指天地或陰陽。《易·繫辭上》「是故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。」詩中指天地間。

⁵⁰ 萬象：宇宙間的一切。

⁵¹ 頽波：向下流的水勢。《水經注》：「又東，頽波瀉澗，一丈有餘。」

⁵² 筱：小竹。

⁵³ 胥靡：又作「縲靡」，古代對一種奴隸的稱謂，因被用繩索牽連著強迫勞動而得名。《莊子·庚桑楚》：「胥靡登高而不懼，遺死生也。」

⁵⁴ 彭鏗：同「彭亨」、「膨脝」，腹脹大的樣子。韓愈《城南聯句》：「苦開腹彭亨。」孫伯野（宋人，生卒年不詳）注：「苦開，乃破瓜瓠之苦者也。」或說彭鏗指彭祖，傳說中的長壽老人，年八百歲。夭：夭折，早死。《莊子·齊物論》：「莫壽於殤子，而彭祖為夭。」

⁵⁵ 蹇連：如跛足的驢子行路艱難。蹇，跛足。《楚辭·七諫·謬諫》：「駕蹇驢而無策兮，有何路之能極？」又《易·蹇》：「六四，往蹇來連。」顛踣：猶顛躓，傾倒。《抱樸子·百里》：「冒昧苟得，闕於自量者，慮中道之顛躓，不以駑繭服鸞衡。」引申為挫折。

⁵⁶ 幽眇：精微深妙。韓愈《進學解》：「補苴罅漏，張惶幽眇。」

⁵⁷ 悄：憂愁的樣子。《詩·陳風·月出》：「勞心悄兮。」

〈岳陽樓記〉

范仲淹

一、作者簡介

范仲淹（公元 989 年—1052 年），字希文。生於宋太宗（趙光義，公元 939 年-997 年）端拱二年（公元 989 年），卒於仁宗（趙禎，公元 1010 年-1063 年）皇祐四年（公元 1052 年）。唐宰相履冰（公元？-689 年）之後。其先，邠州人；後徙家江南，遂為蘇州吳縣人。二歲而孤，母更適淄州長山朱氏，從其姓，名說。少有志操，既長，知其身世，乃感泣辭母，去之應天府，依戚文同學。晝夜不息，冬月憊甚，以水沃面。食不給，至以糜粥繼之。人不能堪，仲淹不以為苦。真宗大中祥符八年（公元 1015 年），二十七歲，舉進士第，為廣德軍司理參軍，迎其母歸養。改集慶軍節度推官，始還姓，更其名。

范氏通《六經》而長於《易》，學者多所追隨，為執經講解，無所倦。嘗推其俸以食四方遊士、諸子。每激論天下事，奮不顧身，梅聖俞（公元 1002 年-1060 年）作〈啄木〉詩以見意，曰：「啄盡林中蠹，未肯出林飛。不識黃金彈，雙翎墮落暉。」朱熹（公元 1130 年-1200 年）嘗贊之曰：「宋朝忠義之風，卻是自范文正作成起來也。」

范氏出身孤貧，而早有澄清天下之志。觀其〈遺表〉曰：「臣生而遂孤，少乃從學，游心儒術，決知聖道之可行；結綬仕途，不信賤官之能屈。」故通經致用，學以濟世；摒棄浮華，兼資文武。仁宗康定元年（公元 1040 年），知延州。與韓琦（公元 1008 年-1075 年）經略涇原，平定西夏。慶曆三年（公元 1043 年）還朝。因思改革積弊，奏陳十事。旨在澄清吏治、強兵富民、修明治政，史稱「慶曆革新」。惜為呂夷簡（公元 979 年-1088 年）所阻，謗毀盡出，遂無功沮罷。慶曆六年（公元 1046 年），出貶鄧州。復徙杭州、青州。會病甚，請穎州，未至而卒。年六十四。贈兵部尚書，諡文正。⁵⁸

范氏的散文，以政疏和書信居多，陳述時政，邏輯嚴密、說服力強。范氏重視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，名篇〈岳陽樓記〉，融記敘、寫景、抒情、議論為一體，思想境界崇高。詩作內容廣泛，或言志感懷，或關注民生，或紀遊山水，語意淳真，手法多樣⁵⁹。他又擅長填詞，文學地位甚高，有《范文正公集》傳世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岳陽樓是岳陽城西門城樓，位洞庭湖畔，與黃鶴樓、滕王閣並稱江南三大名樓。據傳岳陽樓始為三國吳將魯肅（公元 172 年-217 年）訓練水師所建的閱兵台。

⁵⁸參考教育局《積學與涵泳——中學古詩文誦讀材料選編•岳陽樓記》，而略加修改。

⁵⁹范仲淹〈鳴琴〉：「思古理鳴琴，聲聲動金玉。何以報昔人，傳此喜舞曲。」

唐開元四年(公元 716 年)，在閱兵台原址上修建一座樓閣，始定名為岳陽樓。歷來不少詩人如孟浩然(公元 689 年-740 年)⁶⁰、李白(公元 701 年-762 年)⁶¹、杜甫(公元 712 年-770 年)⁶²、白居易(772 年-846 年)⁶³、黃庭堅(公元 1045 年-1105 年)⁶⁴、陸游(公元 1125 年-1210 年)⁶⁵等，都曾先後登樓賦詩。

「慶曆新政」失敗後，范仲淹於慶曆五年(公元 1045 年)一月至鄧州(今河南鄧縣)任所。六年(公元 1046 年)九月，范仲淹應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(公元 990 年-1047 年)之請，為重修岳陽樓撰寫〈岳陽樓記〉，記述重修岳陽樓及撰寫此文的緣起，描寫登樓所見景象，抒發自己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」、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的抱負。范仲淹玄孫公佃(公元 1126 年-1158 年)《過庭錄》記曰：「滕子京負大才，為眾所嫉。自慶帥謫巴陵，憤鬱頓見辭色。文正與之同年友善，愛其才，恐後貽禍；然滕豪邁自負，罕受人言。正患無隙以規之。子京忽以書抵文正，求〈岳陽樓記〉；故記中云：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。其意蓋有在矣。」袁中道(公元 1570 年-1623 年)〈遊岳陽樓記〉亦曰：「昔滕子京以慶帥左遷此地，鬱鬱不得志，增城樓為岳陽樓。既成，賓僚請大合樂落之。子京曰：『直須憑欄大哭一番乃快！』范公『先憂後樂』之語，蓋亦有為而發。」最後，滕子京不負眾望，戮力王事，名垂典冊，「治最為天下第一」。是范仲淹文筆之功耶？過珙曰：「此雖文正(范仲淹)自負之詞，而期望子京，隱然言外。必如是，始得斯文之旨。」⁶⁶

「記」是一種文體，可以寫景、敘事、抒情或議論。本文所記，四者兼而有之，但目的是為了抒發作者的情懷和政治抱負。

⁶⁰ 孟浩然〈望洞庭湖贈張丞相〉：「八月湖水平，涵虛混太清。氣蒸雲夢澤，波撼岳陽城。欲濟無舟楫，端居恥聖明。坐觀垂釣者，徒有羨魚情。」

⁶¹ 李白〈與夏十二登岳陽樓〉：「樓觀岳陽盡，川迴洞庭開。雁引愁心去，山銜好月來。雲間連下榻，天上接行杯。醉後涼風起，吹人舞袖回。」

⁶² 杜甫〈登岳陽樓〉：「昔聞洞庭水，今上岳陽樓。吳楚東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。親朋無一字，老病有孤舟。戎馬關山北，憑軒涕泗流。」

⁶³ 白居易〈題岳陽樓〉：「岳陽城下水漫漫，獨上危樓倚曲欄。春岸綠時連夢澤，夕波紅處近長安。猿攀樹立啼何苦，雁點湖飛渡亦難。此地唯堪畫圖障，華堂張與貴人看。」

⁶⁴ 黃庭堅〈雨中登岳陽樓望君山〉二首，其一：「投荒萬死鬢毛斑，生出瞿塘灑瀨關。未到江南先一笑，岳陽樓上對君山。」其二：「滿川風雨獨憑欄，縮結湘娥十二鬟。可惜不當湖水面，銀山堆裏看青山。」

⁶⁵ 陸游〈岳陽樓〉：「身如病鶴短翅翎，雨雪飄灑號沙汀。天風忽吹不得住，東下巴峽泛洞庭。軒皇張樂雖已矣，此地至今朝百靈。雄樓岌嶮鎮吳楚，我來舉手捫天星。帆檣才放已隱隱，雲氣亂入何冥冥。鼉鼉出沒蛟鱷橫，浪花遮盡君山青。黃衫仙翁喜無恙，袖劍近到城南亭。眼前俗子敗人意，安得與翁同醉醒。」

⁶⁶參考教育局《積學與涵泳——中學古詩文誦讀材料選編·岳陽樓記》，而略加修改。

三、文本探究

慶曆四年⁶⁷春，滕子京謫守巴陵郡⁶⁸。越明年，政通人和⁶⁹，百廢具興⁷⁰。乃重修岳陽樓，增其舊制⁷¹，刻唐賢、今人⁷²詩賦於其上，屬⁷³予作文以記之。

予觀夫巴陵勝狀⁷⁴，在洞庭一湖。銜⁷⁵遠山，吞長江，浩浩湯湯⁷⁶，橫無際涯；朝暉夕陰⁷⁷，氣象萬千。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，前人之述備矣。然則北通巫峽⁷⁸，南極瀟湘⁷⁹，遷客騷人⁸⁰，多會於此，覽物之情，得無⁸¹異乎？

⁶⁷慶曆四年：公元 1044 年。慶曆，宋仁宗的年號。

⁶⁸滕子京謫守巴陵郡：滕子京，名宗諒，字子京，范仲淹的朋友。謫，古時官吏被降職調到邊遠的地方，這裡作為動詞，指被貶官，降職。守，做郡的長官。巴陵郡，即岳州，治所在今湖南岳陽。「謫守巴陵郡」就是被貶做岳州的長官。全句謂滕子京降職任岳州太守。

⁶⁹政通人和：政務順利，百姓和樂。

⁷⁰百廢具興：具，通「俱」。全句謂各種荒廢的事業都興辦起來。

⁷¹舊制：原有的規模。

⁷²唐賢、今人：唐代賢者和當代名人。

⁷³屬：通「囑」，囑咐。

⁷⁴勝狀：美境。

⁷⁵銜：同「含」。

⁷⁶浩浩湯湯：湯湯：水大貌。《詩經·衛風·氓》：「淇水湯湯，漸車帷裳。」《毛傳》：「湯湯，水盛貌。」

⁷⁷朝暉夕陰：朝，早上。暉，同「輝」，陽光。全句謂早晚的陰晴變化。

⁷⁸巫峽：長江三峽之一，在湖北省巴東縣西南。

⁷⁹南極瀟湘：向南一直通到瀟水、湘江。瀟水是湘江上游的支流。湘江流入洞庭湖。

⁸⁰遷客騷人：遷，遷謫也。騷，〈離騷〉簡稱。蓋屈原憂愁憂思而作〈離騷〉。騷人，即是詩人，或指仕途失意之文人。

⁸¹得無：能不。

若夫霪雨霏霏⁸²，連月不開⁸³，陰風怒號⁸⁴，濁浪排空⁸⁵；日星隱曜，山嶽潛形；商旅不行，檣傾楫摧⁸⁶；薄暮冥冥⁸⁷，虎嘯猿啼。登斯樓也，則有去國⁸⁸懷鄉，憂讒畏譏，滿目蕭然⁸⁹，感極而悲者矣。

至若春和景明⁹⁰，波瀾不驚⁹¹，上下天光，一碧萬頃⁹²；沙鷗翔集⁹³，錦鱗⁹⁴游泳；岸芷汀蘭⁹⁵，郁郁青青⁹⁶。而或長煙一空⁹⁷，皓月千里，浮光躍金⁹⁸，靜影沉璧，漁歌互答，此樂何極！登斯樓也，則有心曠神怡，寵辱⁹⁹偕忘，把酒臨風，其喜洋洋者矣。

⁸² 「若夫」句：若夫，連詞，表示提出另一話題，用在下句或下段的開頭用在一段話的開頭以引起下文，其義與「至於」相當。下文的「至若」，同此。霪雨，連綿不斷的雨。霏霏，雨密貌。

⁸³開：晴朗。

⁸⁴怒號：怒，強勁貌。號：呼嘯也。怒號，風聲激越貌。

⁸⁵排空：衝向天空。

⁸⁶檣傾楫摧：檣，桅杆。楫，船槳。檣傾楫摧指桅杆倒下，船槳折斷，意謂船隻損毀。

⁸⁷薄暮冥冥：薄暮，傍晚。冥冥，昏暗的樣子。

⁸⁸去國：去，離開也。國，指中國，即京師。去國，離開京城。意謂遠謫也。柳宗元〈別舍弟宗一〉：「一身去國六千里。」

⁸⁹蕭然：淒涼冷落的樣子。

⁹⁰至若春和景明：至若，至於。春和，春天氣候暖和。景，日光也。景明，日光照耀。

⁹¹波瀾不驚：波浪平靜。

⁹²「上下天光」二句：天色與湖水相映照，上下一片碧綠，廣闊無邊。萬頃，極言其廣。

⁹³翔集：或飛翔，或棲止。

⁹⁴錦鱗：指美麗的魚。鱗，借代魚。

⁹⁵岸芷汀蘭：芷，香草。汀，水中的小沙洲。全句謂岸邊的芷草，小洲上的蘭花。

⁹⁶郁郁青青：郁郁，形容花香濃厚。青青，同「菁菁」，花葉茂盛貌。

⁹⁷長煙一空：天上的雲霧一掃而空。

⁹⁸浮光躍金：湖水波動時，水面上的月光閃爍，泛起金光。

⁹⁹寵辱：寵，得寵。辱，受辱。《老子·十三章》：「寵辱若驚，貴大患若身，何謂寵辱若驚？寵為上，辱為下，得之者驚，失之者驚，是謂寵辱若驚。」本句反用《老子》之意。

嗟夫！予嘗求古仁人之心，或異二者¹⁰⁰之為。何哉？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¹⁰¹。居廟堂之高，則憂其民¹⁰²；處江湖之遠，則憂其君¹⁰³。是進亦憂，退亦憂。然則何時而樂耶？其¹⁰⁴必曰：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歟！噫！微斯人，吾誰與歸¹⁰⁵？時六年九月十五日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全文共分五段：

第一段由開頭至「作文以記之」，記述寫作〈岳陽樓記〉的緣起。先從滕子京被貶的時間、地點寫起。接著寫他謫守岳陽後的政績，雖只用了「政通人和，百廢具興」八個字，已足反映他是好官，有才能，又能為百姓出力，也暗示朝廷對他的貶謫是錯誤而不公平的。「乃重修岳陽樓」，用一個「乃」字承上啟下，表明重修岳陽樓是有了政績以後的事情。而對於重修岳陽樓的情況，只簡略提到擴大規模和刻詩賦於其上這兩點。最後一句「屬予作文以記之」交待作「記」的原因。

第二段由「予觀夫巴陵勝狀」到「得無異乎」。分兩層，第一層總說「巴陵勝狀，在洞庭一湖」，然後寫在岳陽樓所見：「銜遠山，吞長江，浩浩湯湯，橫無際涯；朝暉夕陰，氣象萬千。」作者用一個「銜」字和一個「吞」字，便清楚表明了洞庭湖和遠山及長江的關係，用字極其精練；再加上下面所寫「浩浩湯湯，橫無際涯」，就把那種煙波浩淼的宏偉景象描繪出來。第二層說明著意要寫的問題是人們在岳陽樓「覽物之情」的不同。作者用「然則」二字一轉，從第一層著重景物描寫過渡到寫人。既然岳州是交通要道，被貶的官吏和文人大半都會聚集於此，那麼登臨岳陽樓，難道不會引起他們不同的感情嗎？因此，「覽物之情，得無異乎」既是承上，又領起下面要寫的第三段和第四段。

第三段由「若夫淫雨霏霏」至「感極而悲者矣」，寫覽物而悲者。先著力寫出陰雨連綿時洞庭湖陰森可怖的景象與氣氛，同時也令人聯想到陰暗昏沈的政治

¹⁰⁰二者：指上面「感物而悲」和「覽物而喜」的兩種心情。

¹⁰¹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：此句互文見義，意謂不以外界景物之悲喜以為悲喜，又不以一己際遇之悲喜以為悲喜。

¹⁰²「居廟堂之高」二句：廟堂：指朝廷。二句謂在朝中做官，就擔憂百姓。下文的「進」，即指「居廟堂之高」。

¹⁰³「處江湖之遠」二句：處江湖之遠，處在偏遠的的江湖上，指貶謫在外做官或在野不做官。二句謂處在偏遠的地方做官或在野隱居，就為君主擔憂。下文的「退」，即指「處江湖之遠」。

¹⁰⁴其：他們。指上文的「古仁人」。

¹⁰⁵微斯人，吾誰與歸：微，(如果)沒有。斯人，這種人。指上文的「古仁人」。「吾誰與歸」即「吾與誰歸」的倒裝句。歸，歸依。

氛圍。接著，作者由景及情，引出「去國懷鄉，憂讒畏譏」的被貶之人，不由觸景生情，滿目淒涼，「感極而悲」。

第四段由「至若春和景明」至「其喜洋洋者矣」，寫覽物而喜者。著力寫洞庭湖晴朗天氣的景象：春光明媚，沙鷗成群，在月光如銀的晚上，遠處不時傳來一串串悠揚的漁歌。這時登臨岳陽樓，自是「心曠神怡，寵辱偕忘」，好不喜氣洋洋。

第五段由「嗟夫」至末尾，說出在悲、喜以外的一種更高的境界：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」，並託古人立言：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，點明全篇主旨。「嗟夫」是一嘆詞，表明作者要發表看法了。「或異二者之為」，這是作者的思考，他認識到「古仁人」與「遷客騷人」心境的不同。然後用「何哉」設問，自問自答，既引發讀者思考，又可正面闡述。作者指古仁人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」，不會因外物影響或個人問題而產生喜與悲的情感反應，這跟遷客騷人那種覽物之情迥然有別。接著，作者指出，他們並不是沒有憂愁，只是不在意個人的進退，而是憂其民，憂其君，「是進亦憂，退亦憂」。那麼，作為一個人，他們什麼時候才快樂呢？他們的快樂與憂愁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？那就是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。這是全文的文眼所在，表明作者願意把國家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，不計個人得失，始終以天下為己任。這種意志高昂而執著的歷史責任感，在中華歷史長河中，不知激勵了多少志士仁人，犧牲小我，為完成大我而努力奮鬥。

本文向被稱為范仲淹的名篇，寫作技巧方面甚具特色：

第一、結構嚴謹，構思精妙。文章開頭寫重修岳陽樓的背景和作記的緣由，總起全文，然後寫岳陽樓的大觀、洞庭湖上的不同景象和登樓者覽物而生的兩種不同感受，最後借「古仁人之心」以抒發自己的正面見解和政治抱負。全文由事入景，由景生情，由情化理，並在段與段之間，段首或段末用關聯詞起承上啟下作用，頓使全篇渾然一體，脈絡清晰。

第二、以景寓情，情景交融。作者注意選擇適當的景物，寄託相應的情感，例如，表現愁苦之情，就用令人引起陰森感覺的「虎嘯」和催人淚下的「猿啼」；要表現快樂之情，就寫「沙鷗翔集，錦鱗游泳」，不說喜而使人喜上眉梢。

第三、運用對比，增強感染力。例如，寫洞庭的景色，以及由景色引起的感情，全部用對比手法。寫天氣，一陰一晴；寫湖面，一是「濁浪排空」，一是「波瀾不驚」；寫人的活動，一是「商旅不行」，一是「漁歌互答」。這樣形成鮮明的對比，取得很好的藝術效果。

第四、駢散結合，自成一格。作者把駢文擅用的對偶句結合散行句式，甚至有些地方還注意押韻，使文章讀起來抑揚頓挫，而富有音樂感。

五、彙評

- (1)〔北宋〕陳師道(1053年-1101年)《後山詩話》：「范文正公為〈岳陽樓記〉，用對語說時景，世以為奇，尹師魯讀之曰：傳奇體爾。傳奇，唐裴鉞所著小說也。」
- (2)〔南宋〕李曾伯(1198年-1265年?)《可齋雜稿》尤焞(1190年-1272年)序：「文正〈岳陽樓記〉，精切高古，而歐公猶不以文章許之。然要皆磊磊落落，確實典重，鑿鑿乎如五穀之療饑，與世之圖章繪句、不根事實者，不可同年而語也。」
- (3)〔清〕吳楚材(1665年-?年)、吳調侯(生卒年不詳)《古文觀止》：「岳陽樓大觀，已被前人寫盡，先生更不贅述，止將登樓者覽物之情寫出悲喜二意，只是翻出後文憂樂一段正論。」
- (4)〔近代〕高步瀛(1873年-1940年)《唐宋文舉要》：「二段(按：指「若夫靈雨霏霏」及「至若春和景明」二段)稍近俗豔，故師魯譏為傳奇體也。」

六、文章並讀

范仲淹〈漁家傲·秋思〉¹⁰⁶

塞下秋來風景異，衡陽雁去¹⁰⁷無留意。四面邊聲連角起。千嶂裡¹⁰⁸，長煙落日孤城閉。濁酒一杯家萬里，燕然未勒¹⁰⁹歸無計。羌管¹¹⁰悠悠霜滿地。人不寐，將軍白髮征夫淚。

【語譯】

眼看秋天到了，西北邊塞的風光和江南風光自然大不相同。頭頂的大雁又飛回南方衡陽去了，一點也沒有停留的意思。此情此景，不禁又勾起戍邊人思鄉的情緒。黃昏時分，軍中號角吹鳴，周圍的邊聲也隨之而起。層巒疊嶂裡，暮靄沉沉，山銜落日，孤零零的城門緊閉。

飲一杯濁酒，我不由得想起萬里之外的親人。可是，眼下外患未平，功不成名不就，又怎能半途而廢。遠方傳來羌笛的悠悠之聲，天氣寒冷，軍營裡早已結滿寒霜。夜深了，我還不能安睡，為操持軍計，我的鬚髮都變白了。戍邊

¹⁰⁶漁家傲：詞牌名，又名〈漁歌子〉、〈漁父詞〉等。雙調六十二字，前後段各五句，五仄韻。

¹⁰⁷衡陽雁去：雁去衡陽的倒裝。傳說秋天北雁南飛，至湖南衡陽回雁峰而止，不再南飛。

¹⁰⁸千嶂：綿延而峻峭的山峰，崇山峻嶺。

¹⁰⁹燕然未勒：指戰事未平，功名未立。燕然：即燕然山，今名杭愛山，在今蒙古國境內。據《後漢書·竇憲傳》記載，東漢竇憲(公元?-92年)率兵追擊匈奴單于，去塞三千餘里，登燕然山，刻石勒功而還。

¹¹⁰羌管：即羌笛。羌，古代西北少數民族。

人思親，也久久難以成眠，流下傷心的眼淚。

思考題舉隅

甲：〈始得西山宴遊記〉

1. 「記」的體裁是甚麼？
2. 文章首段強調作者「為僂人」、「恆惴慄」，有何用意？
3. 試閱下列一段文字，指出其中最特出的一種修辭手法，並說明這種手法的好處：

「日與其徒上高山，入深林，窮迴溪，幽泉怪石，無遠不到。到則披草而坐，傾壺而醉。醉則更相枕以臥，臥而夢。意有所極，夢亦同趣。覺而起，起而歸。」

4. 試述作者遊西山前之遊山概況，並析其遊山感受。
5. 文中記作者發現西山及登山過程，有何用意？
6. 試析作者遊西山的經過、所見景色及感受。
7. 作者宴遊西山，與往昔之比，所見景物、精神境界有何不同？試加比較。
8. 本文前後共用四「始」字，試析其作意所在。
9. 本文前後均提及飲酒而醉，境界有何不同？
10. 本文善用對比和襯托手法，試加分析。
11. 作者對西山的認識和評價，有無自況之意？試加析述。
12. 試指出下列各組帶重點號的詞的詞性和詞義：

(1)窮

窮回溪（動詞，走遍）

窮山之高而止（動詞，走遍）

而不知其所窮（名詞，盡頭）

(2)夢

卧而夢（動詞，做夢）

夢亦同趣（名詞，夢境，夢中）

(3)始

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（副詞，曾經）

始指異之（副詞，才）

遊於是乎始（動詞，開始）

(5)之

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（助詞，的）

始指異之（代詞，它，指西山）

故為之文以志（指示代詞，這）

乙：〈岳陽樓記〉

1. 試析「記」的體製。
2. 范仲淹寫作本文的背景和目的為何？

3. 第二段中哪一句為承上啟下的關鍵句？
4. 試據本文，分析景色的陰晴如何影響觀者的情懷。
5. 文中哪兩段運用對比手法，把景物和感情作了鮮明的對照？
6. 試析文中所用的對偶句。
7. 相對遷客騷人的悲與喜，作者有何不同的處世態度？作者的理想人生態度是甚麼？
8. 本文如何把敘事、寫景、抒情、議論共融一體？
9. 本文駢散交互運用，試析言之。
10. 本文所寫「遷客騷人」之「憂」，與「古仁人」之「憂」有何不同？
11. 試指出下列各組帶重點號的詞的意義：
 - (1) 和
 - 政通人和（和樂）
 - 至若春和景明（和煦）
 - (2) 通
 - 政通人和（和樂）
 - 北通巫峽（通向）
 - (3) 觀
 - 予觀夫巴陵勝狀（看）
 - 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（景象）
 - (4) 空
 - 濁浪排空（天空）
 - 長煙一空（消散）
 - (5) 極
 - 南極瀟湘（盡，直通）
 - 感極而悲者矣（極點）
 - 此樂何極（窮盡）

丙、寫作練習（字數由教師按學生的能力設定）

1. 包含「事」、「景」、「情」、「理」的四元素，試寫一篇「登太平山記」。
2. 假設你是滕子京，當收到〈岳陽樓記〉之後，試寫一封抒情和議論結合的信，多謝范仲淹。

戊、延伸閱讀

1. 酈道元：〈江水·三峽〉（節錄《水經注》，由「江水又東逕廣溪峽」起至「亦當驚知己于千古矣」止）
2. 黃蒙田：〈竹林深處人家〉
3. 舒元興：〈長安雪下望月記〉

參考書目

專書

〈始得西山宴遊記〉

- (1) 柳宗元：《柳河東集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74年。
- (2) 柳宗元：《柳宗元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年。
- (3) 卞孝萱、朱崇才注譯：《新譯柳宗元文選》，香港：海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，2006年。
- (4) 何沛雄：《柳宗元永州八記》(增訂本)，香港：上海印書館，1978年。
- (5) 金濤主編：《柳宗元詩文賞析集》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89年。
- (6) 吳文治：《柳宗元評傳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2年。
- (7) 孫昌武：《柳宗元傳論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2年。
- (8) 高步瀛選注：《唐宋文學要》，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76年。
- (9) 朱東潤主編：《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。
- (10) 劉盼遂、郭預衡主編：《中國歷代散文選》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3年。

〈岳陽樓記〉

- (1) 范仲淹：《范文正公集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書館，1968年。
- (2) 范能濬編集、薛正興校點：《范仲淹全集》，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04年。
- (3) 陳榮照：《范仲淹研究》，香港：三聯書店，1987年。
- (4) 諸葛憶兵：《范仲淹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2010年。
- (5) 程應鏐：《范仲淹新傳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6年。
- (6) 范仲淹研究會編：《范仲淹研究論集》，蘇州：蘇州大學出版社，1995年。
- (7) 張希清、范國強主編：《范仲淹研究文集》(五)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9年。
- (8) 高步瀛選注：《唐宋文學要》，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76年。
- (9) 朱東潤主編：《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。
- (10) 劉盼遂、郭預衡主編：《中國歷代散文選》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3年。

論文

〈始得西山宴遊記〉

- 陶西坤：〈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題解〉，《語文天地(高教·理論)》，2013年5期，總第405期，頁17-18。
- 孫文輝：〈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物我關係辨〉，《語文學習》，2015年8月，頁138-140。
- 劉宏業：〈時間背後的情感密碼——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結尾解讀〉，《中學語文教學》，2015年3期，頁45-49。
- 劉雲川、陳世萍：〈淺析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中「始得」的作用〉，《中學語文教學參考》，2003年9月，頁115。
- 龐培剛：〈有效提問，語文課堂可以預約精彩——以柳宗元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教學為例〉，《語文知識》，2015年第6期，總第304期，52-54。

陳玉駒：〈何處無「西山」——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教學實錄與感悟〉，《教育研究與評論(課堂觀察)》，2014年11期，頁44-47。

柳青：〈披情入山林，且行且吟話淒涼——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主旨之我見〉，《中學語文》，2014年7月，頁96-97。

孫凱：〈「三度」誦讀 餘味曲包——蕭培東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誦讀教學研習〉，《語文教學通訊》，2015年32期，頁17-20。

吳燕燕：〈遊之樂還是謫之悲？——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主旨探尋〉，《語文教學與研究》，2016年7期，頁77。

呂國康：〈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釋疑〉，《柳州師專學報》，第20卷第4期，2005年12月，頁13-14。

王麥巧：〈山人冥合的怪特美——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賞讀〉，《西安教育學院學報》，第17卷第3期，頁31-33。

劉偉德：〈人格魅力與山水氣魄交相輝映——柳宗元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教學體會〉，《教師》，2015年35期，頁26。

〈岳陽樓記〉

岳俊麗：〈論《岳陽樓記》的文體學意義〉，《長沙大學學報》，第30卷第1期，2016年1月，頁96-98。

周宗奇：〈一曲悲愴的命運之歌——另讀《岳陽樓記》〉，《名家欣賞》，2015年4期，頁19-22。

劉義志：〈《岳陽樓記》六大謎團〉，《文史博覽》，2015年6月，頁43-45。

何苗苗：〈淺論《岳陽樓記》的價值〉，《現代語文(教學研究版)》，2016年1期，頁58-59。

郭元兵：〈《岳陽樓記》導學案〉，《中學語文》，2016年3月，頁67-69。

萬福建：〈在教學中撥動學生的「情」弦——以《岳陽樓記》教學為例淺談語文審美教育〉，《江蘇教育》，2016年6期，頁36-37。

劉燕：〈從修辭角度談《岳陽樓記》的語言美〉，《語文學刊》，2015年第11期，頁76-77。